

■ 风物寓意

■ 姜南

窗前一棵树

几场急雨后，窗前的杨桃树落了一地碎花，只余一树青翠。两周前，它树梢枝干上还是成群成簇的紫红，几乎能跟绿叶平分秋色。

这棵杨桃树和我住得很近。它长得颇高，大概十二三米，树冠恰与我家乡台地面平行。好似伸手就能摸到它的枝叶花蕊，摘到它随心所欲悬挂枝头的杨桃。可惜，我屡次尝试，总是差了那么一点。

杨桃树果期很长，一年中有半年更替挂果。花期则更长，从三四月间歇开至年底。天气晴好时，我站在阳台上，常常能看到快活的松鼠、蝴蝶、蜜蜂，在树梢花间忙来忙去。我很好奇，杨桃又酸又甜，杨桃蜜是不是也酸酸甜甜？汪曾祺先生写过，养蜂人告诉他，大家都以为枣花蜜是最好的，其实有一种不知名的荆条花的蜜更好。海南的蜜，名气最大的是荔枝蜜。但谁又知杨桃蜜不是更好的“花蜜刺客”？

在水果中，无论依何种标准，杨桃的长相都算得上奇特。所以杨桃也有五棱果、五敛子、星星果等别名。不过，在很多海南人眼里，杨桃高产易种，除了果子长得有点个性，其它实在稀松平常。和香蕉、石榴、黄皮、甘蔗一样，杨桃可以说是海南街头水果担子里的标配。看到它，不见得特别想吃；看不到它，又时时惦记。有一回去万宁老李家做客，他家小院落栽了两棵杨桃，正是挂果盛季，每根枝条都沉沉地悬着一串黄的青的，着实诱人。老李说，这是甜杨桃，汁多味甜。说话间他上了树，挑挑拣拣，边采边丢。树底下，我们和老李养着备年的十几只公鸡母鸡一道，都仰着脖子等着。老李说，杨桃消食，人和鸡，适当吃些都是极好的。挑杨桃，一定要找那棱边饱满圆润的，表皮青

里带黄的，这样的果，熟度刚刚好，甜。我们离开时，每人都兜了沉甸甸的一大袋。

有甜杨桃，自然有酸杨桃。以往我们吃的大多是酸杨桃，如今吃的甜杨桃是后来引进的新品种。酸杨桃酸中带涩，海南人吃时爱蘸辣椒盐，也有撒了糖的。民间还有用酸杨桃煮鱼吃法，据说这正是有名的三亚酸汤鱼的灵魂所在。

切杨桃也有名堂。有竖切，还有横切。小时候我们摘杨桃，用手擦擦，啃掉五条涩涩的棱边，便直接吃了，酸得龇牙咧嘴。就算手里有刀，一般也是沿五棱线干脆利落劈成五条。后来在宾馆的水果拼盘里，第一次看到横切的杨桃五角星，才知道自己长着一双不能发现美的眼睛。自此，对杨桃有了新的认识。

我家窗外那棵杨桃树不知是甜杨桃还是酸杨桃。也许品种差异太大，和这棵杨桃树同住两年有余，我没见过它结出像老李家那样诱人的果子。倒是它一茬茬的杨桃花，意外地给我带来许多惊喜。

有一晚，我经过楼道，忽闻一阵花香，左右寻味，竟不知所出。恰巧楼道两侧各种了一棵桂花树，想着大概是桂花香吧。第二天再经过，花香愈炽，不由感慨桂花真不负“花中第一流”美名，在这天涯异乡，芬芳不减。可仔细一瞧，桂树上只几片残叶，何来花香？纳闷间，发觉地上一片紫红，捧到手里，清香扑鼻。抬起头，才知这份旖旎来自桂树旁那棵老壮的杨桃树。恰一阵风吹过，紫红色的花又簌簌落下，香味淡然又悠长。

最让我料不到的，是杨桃长得线条分明，有棱有角，杨桃花却出奇的轻巧可爱。杨桃花小如豆粒，层层叠叠，内如锦绣；暗绿的底托着粉紫花瓣，花瓣内是玫红花蕾，花蕾中还吐着嫩黄蕊。或许因为太过袖珍，它们一朵朵挤挤挨挨，小伞般簇生于枝叶叶腋，每一丛有几十甚至上百朵，团结又热烈，随意又自然。但若非刻意寻找，从树底下走过，很难发现它们。

因这样的低调，杨桃花成了花界的清流。明代“岭南硕儒”钟芳就写过《杨桃花》（凡花皆在枝端，惟此花附枝藏于叶间，红烂如锦）：花发缠交碧玉枝，疏风时复露胭脂。莫缘幽僻轻颜色，穠绿深藏亦一奇。

如果有一片群山叫你眺望，有一片绿色叫你神往，有一片彩云叫你游目，有一片梦境叫你生情，那一定是白沙。

金秋时节，柔和的清风送来一阵阵凉爽，我再次踏访了白沙。历史上的白沙，叫“薄沙”，名字唯美缥缈，像她山水的气质。早在清代官府就在白沙派驻“薄沙营”，后来，“薄沙”慢慢演变成了白沙。白沙县城，是个古老而年轻的山城，山水环抱，绿韵满城。湿润的空气，新鲜的负氧离子，飘荡在这里的每一刻时光里。在白沙，有苍翠得让你望不到边的原始热带雨林，林木层叠之间，展示着千万年的盎然生机。还有神奇的峰峦，有飘香四溢的清茗和兰草，有惊艳岁月的黎锦和香醇的黎乡山栏米酒，更有闪耀着红色经典的故事。白沙之美，美在山水间，美在风雨田，这是令人神往的山的世界、林的海洋、云的故乡、水的源头。

晨阳刚从东边的山头升起，我们就来到了鹦哥岭山下。鹦哥岭因形状酷似鹦嘴而得名。放眼四周，层层叠叠的山峦全是绿得发紫的颜色，乳汁般的雾气从身边环绕掠过，淌着露水的花草散逸出阵阵清香。在此秘境中，原始热带雨林藏着千古缠绵，在等待有缘人来聆听她的传说。在苍茫雨林里，遍地奇葩异色，处处经年玉树。各种树木在展演着恣意生存的形态，在书写着森林的传奇。有的如猛虎下山，有的如野兔奔突；有的如猴子捞月；有的如美人，亭亭玉立；有的如沙场归来的将军，伟岸独立；还有的虽然已经卧倒于山坡，弯枝伏于湿地，树身却没有朽烂，绿叶丛生其上，好不悠然自在，辐射出生命不息的顽强气息。尤其是岭脚下一棵遮天蔽日、独木成林的大榕树，柱根相连，枝柯相托，根枝一脉，葳蕤生长，演绎出岁老根壮、阳骄叶繁的别样风情。由于雨林年代久远，涵养绵绵水源，鹦哥岭孕育出无数的河流湖泊，山脚下溪流潺潺。溪畔，是多彩妙曼的梯形田园，那是白沙大地上一帧新农耕文明的水彩画。

峰回路转，车子转过无数弯道，我们挺进了常年飘着紫气青烟的九架岭。云间的九架岭，是一条地理分界线，东南边是千沟万壑的五指山山区，西北面为起伏如波的山地和平畴，硬是把海边和山地的气候隔

■ 烟火珠崖

神往那一片山水

■ 王应际

开来。岭上木棉漫山遍野，每年三月花开，一片红艳如天火，燃到远山接云霞。“不尽春风吹岭上，高歌缤纷绚满天”，这是九架岭的真实写照。她，犹如一条青龙，浮出碧海，伸向远方，飘向苍穹。岭上，阳光云雾在山间交相辉映，目光尽头，峰峦如聚，云遮雾盖，犹如一条彩带蜿蜒往前。被泉水漫过的小山石，在阳光下由浓变淡，而后又由淡变浓，梦幻千般，别开生面。

别过九架岭，美女峰如屏横亘在前方远处，飘着仙气，薄施青黛。此峰又名仙婆岭，始终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伴。她坐落在南叉河旁，方圆十余里，状如仰天枕卧的绝世美女，晨光下格外美丽迷人。在白沙百姓的心中，他们是心中永远的神山，在风光霁月中守护着这方净洁的水土，呵护着山下的黎民百姓。望着美女峰，我的心绪被峰峦上飘着的云雾所撩拨，遐想千万，感动于自然之美，钦佩于造化之功。

如果说，山是白沙的魂，那么水就是白沙的血脉。这里大大小小的河流几十条。海南母亲河南渡江源头就在白沙，叫南叉河，源自青松乡南部的南峰山。南叉河岸，绿植丰富，色彩斑斓，河水如镜，蓝天之下，群山环绕之中，随着天空云朵的变化，山色倒映，时明时暗，片蓝片绿，恍然迷目。到了晚上，河畔灯火阑珊，夜色更加迷人。灵秀白沙，风物独异，给世人馈赠了许



《昌化江畔春居图》（国画，十米长卷局部） 阮江华 作

■ 文艺随笔

水边一席茶

■ 周华诚

无意中读到吕温的《三月三日茶宴序》。

“三月三日，上巳，禊饮之日也。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。乃拔花砌，憩庭阴，清风逐人，日色留光。卧指青霄，坐攀香枝。闲莺近席而未飞，红蕊拂衣而不散。乃命酌香沫，浮素杯，殷凝琥珀之色。不令人醉，微觉清思。虽五云仙浆，无复加也。座右才子南阳邹子、高阳许侯，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，而曷不言诗矣。”

吕温与柳宗元、刘禹锡等人是好友。这篇文章记录了唐代一场茶宴的美好。唐代煎茶，宋代点茶，“酌香沫，浮素杯，殷凝琥珀之色”，我是很想穿越时空去参与一场这样的茶会。唐时的饮茶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规矩和讲究，而陆羽结庐苕溪，写出一部《茶经》，使饮茶这个行为得以大范围普及，并使饮茶具有了审美的高度。

喝茶，并且产生“尘外之赏”，这是茶的力量。

读这篇文章的时候，令我想起在泰顺寻访廊桥时，于山野之间的刘宅桥遇到采茶人的情景。因记之于《流水辞》一书中，遂摘录数段于下：

“木平桥所建之处，一般都是溪面并不太宽的溪流上。此桥古朴极了，桥下细流无声流淌，估计此桥在漫长时光里相对安全稳固。我坐在桥栏长凳上，眼望刘宅村庄发征。过了一会儿，一老妪斜倚背篓往桥上走来。老妪一身靛青衣服，戴一双布套，头上一顶宽大竹笠，这一身装束颜色沉静极了，像是从春天的深处走来。我下意识拿起相机拍了两张照片。老妪笑了，近前时，我才发现她的背篓里，是满满的一篓茶叶。”

许多多原生态的地域特产和无尽风情，其中就有白沙绿茶。话说七十万年前，一颗小行星坠落在牙叉镇白沙农场境内，砸出了方圆几公里的大坑，后来人们在陨石坑旁作种茶，收获着丰盛。斗转星移，来自星星的茶叶便成就了白沙绿茶的故事。晨光中，夕照下，漫山的茶园和带露的茶叶漾开了一片翠绿，像一幅长卷，远远望去，好一派碧绿敛银霞，高从泛乳花。

在白沙散射出来的众多色彩里，黎锦的斑斓绚烂，是一道原生态的主色。黎锦，是白沙独具民族特色的工艺文化，被誉为中国纺织史上的“活化石”。在展示馆里，挂满了黎锦织品，有的是用作装饰的头巾织布，有的是用作筒裙的长方形织布。片片织锦色彩炫目，图案多样，所织花鸟虫兽尤其是中国龙、伏地龙等图案栩栩如生。黎族同胞把他们的生活梦想，一针一线轻巧地织进了这些织品里，织出一页页黎族人的心灵史诗。今天的黎锦，更是在时代的风尚中，焕发出新的色彩。

在白沙连绵沛然的绿意中，可以看见她闪烁的红色光芒。半个多世纪前，白沙起义的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。从此，五指山的黎苗同胞在党的领导下，掀开了自觉争取民族解放的新一页，为琼岛革命作出了贡献。在纪念馆里，瞻仰革命者当年英勇杀敌的粉枪、尖刀、牛角、火药筒等弥足珍贵的老物件，我的思绪被拉回到那个枪林弹雨的年代，回过神来，又看见时代在海南中部这方土地上绘出一幅幅绿醉琼岛的丹青，听见一曲曲黎乡山水、绿韵白沙的新歌。

秋色中的白沙，静卧群山之中，阳光灿烂，山风轻拂，一如她徐徐开启的美好愿景。今天，白沙快步迈进了发展的历史新语境。城市山村，转身嬗变舒画轴。春风吹来山水美，最美还是黎乡百姓家。

一场秋雨，把白沙淋湿了，淋湿的还有我对她的眷恋。雨中的她逃离妖娆，觉得就长坐在一叶偌大苍茫的绿舟之上，人，自然、城乡和谐共生，浑然而美。一步景，一奇观，一回首，一拂面，处处风景，物物入心。“相约白沙，真情无限，绿韵白沙到永远……”这是人们对白沙的深情歌唱，也是对那一抹灵秀山水的悠然神往。

2023年3月12日 星期日

值班主任：岳嵬 主编：杨道 美编：孙发强 检校：张媚 陈旭辉

■ 诗路花语

春天里

■ 符海沧

熙暖，柔媚，春光从来都是不清而至，清鲜自来。
母亲，沐浴了八十七次轮回的春风，正如一棵老树，接受着洗礼。
她穆然端坐守候着，故乡老宅院落的鸟鸣鸡叫。
杨桃树枝初芽抽绿，母亲却鬓角如霜。
而几百里之外，
我正在女儿母校参加她及她的同龄们的“成人礼”。
庄重热烈，操场里布满乌发，空气中张扬着荷尔蒙的狂野，
随着音乐响起，
青春涌动，好像河的春汛，奔流，不可阻挡。
我仿佛看见了，母亲和她三岁的重孙，
在遥远的老屋挥摆着姿势
伴着父亲十八年前不曾回响的呜咽啾啾节奏的律动
分享着彼此的心跳。

山中遇鹊（外一首）

■ 邹旭

驾驾驾——
春风十里，你把马打那么快
你可知道伤了春风的心？

嫁嫁嫁——
谁是如意，谁是郎君
谁把前世的错过当作今生的缘？

唧唧唧——
夕阳西下，你真肯赊酒于我
且陪我痛饮星辰？

家家家——
别吵了，今夜只有天空和大地
我是天地间无可救药的游魂

◎博鳌禅寺札记

我承认我的一点儿私心——只想与你分享钟声
月光和渔火挤兑进来

年轻时，有过刚发的冲动
现在时常谋划回老家侍弄二分菜地和喜鹊乌鸦为邻

你苦寻的清静在那个骑着父亲脖子的孩童的眼里
几经打听，他的嘴巴不会诵经
眼睛也看不见观音

寺外果腹，地瓜叶有三种口味：虾酱口、蒜蓉口、清炒口
我没敢要求麻辣的来一份

访东坡书院

■ 翟见前

苦皮树下，我脚步轻轻
不小心却弄响了
大江东去，浪淘尽……
先生牵着一条小径
把惠州系着儋州
戴笠穿屐，不辞长作岭南人
空闻荔枝味
我仿佛看见先生波墨砚纸
笑问客从何处来
我答我是海南人，从三亚来
距此不过三百里
却迟迟无缘拜访
说着似见一只五色雀
飞上苦皮树
那树从历史深处伸出一枝丫
让倦鸟栖息，播种智慧……
答罢欲行礼
忽不见先生身影
耳边响起南海涛声
先生是否已踏浪而去……

